

# 向真善美的心空飞升

■ 余自言

祖刘邦、诸葛亮、陆羽、李时珍、郑成功、林则徐等九位历史人物。作家并非简单的叙述历史故事，而是饱蘸激情将历史、文学、哲学融为一体，以现代意识观照历史的风云际会，这些历史人物所呈现的张力，或者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或者使得那段历史的闪耀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善”是文学艺术的灵魂。尽管作者从事创作是个体性的，作品风格亦要求个性化，但是作品一问世，就是属于社会、属于读者、属于观众了。因而作品思想格调的高低就会直接给读者观者带来或正面或反面的影响。若作品具有艺术性而趣味低下，则是“罍粟之花”，会给广大读者观者造成更大的危害，这种潜移默化式的伤害可能是肉体也可能是精神。因而文艺家们具有社会良知与责任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我们大概都看过电视连续剧《铁梨花》、《红娘子》、《打狗棍》，可是你知道这些热播剧的导演吗？这些荧屏大戏皆出自著名导演郭靖宇之手。他是“70后”，一个坚定的类型剧导演，对抗日剧的热衷源自他的两个心愿：一是居安思危，提醒国人不忘国耻，二是树立接地气的英雄，让观众都能去追随英雄梦想。《铁梨花》充满了传奇情节和激烈冲突，横跨宅门剧、江湖剧和抗日剧三界；《打狗棍》曲折生动的戏剧情节和跌宕起伏的生命际遇，扣人心弦，这些电视剧均获得相当高的收视率。郭靖宇认为忽视收视率就是忽视观众，没有观众的艺术就没有价值。

“美”是文学艺术的载体。文学艺术的美是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相得益彰。文艺家应该以审美眼光去观照现实、人生与存在。丑亦是审美意识上的一个重要范畴。以丑为美

是美丑的逻辑颠倒，可在当今的网络上却充斥着一个个“呕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呈现出颠倒的价值观。从这个角度来说，冯骥才的“津味”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的价值与意义就尤为凸显了。

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文艺家对社会现象、文化心理、生存状态引发出的思索，诉诸笔端便成为文艺作品。然而成为作品的过程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文艺家需要把他的思想理念最称心地表现出来。艺术作品的形式系统就成为作家意念的载体。古人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对形式美的重视也就显示出文艺家对自己对读者观者的负责。

当然，任何割裂真、善、美的做法都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极端地强调“真”会走向自然主义的老路；极端地强调“善”会成为一种呆板说教而丧失文学性，因而也就未必能达到教化的目的；极端地强调“美”而没有现实的依托与哲理思辨，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文学艺术只有达到真善美的融合，才能塑造出丰满而立体的感人形象。

目前社会结构、利益分配、价值尺度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各色人物涉身其间，他们的荣辱悲欢，显示了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生活与情感方面的嬗变。我认为将真善美融入“文艺家情怀”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文艺家们应该描绘中国人的脉搏如何跳动，对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们的灵魂；使历史进程的强者与弱者都在文学艺术家园中感受到被理解、被抚慰、被宣泄、被呼喊的关怀。为此，我们共同希望文学艺术能够以其无尽的丰富与生动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带来隽永与充实。

想蒲松龄笔下的花妖草魅，也许正在丹丛绿簇里喁喁细语，兮兮偃倚。

栽花种草，端在了解每一类植物的习性，有的喜水，有的喜旱，有的喜风，有的喜光；何时剪枝，何时换土，虽是一种小作为，实亦一门大学问。花草树木皆有灵性，感应道交，贵乎精诚。

愈是娇贵的花种，愈要精心呵护，愈能妩媚动人。园丁如慈母，育花如育人。我因知栽花种草，不仅是生活情趣，更是立体艺术，是人与物的交流，以心交心，以神传神，动之以情，报之以爱，有一份真诚，得一份回赠。只要用心用情，自有回报，花尚如此，何况乎人？然而人也有不如花木鸟兽者，花木亦能以诗情脉脉、善解人意。人常自诩为万物灵长，然何以人而不如物乎？明代戏剧家李渔曾曰：“吾于老农老圃之事，而得养生处世之方焉。”可见人物一体，理无二致，形虽殊异，而自性皆通，安得唯我独尊，目卑庶类也哉！

## 献给石榴的歌

有翠绿，夏有火红，秋有硕果，冬有虬枝。

暮春时节，我再去拜访那风情万种的石榴园。徒步走了一程又一程，在半山腰遇见一小脚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用锄头给一棵石榴树松土，心中不免生出许多怜悯来。于是上前问道：大娘，你多大年纪了？大娘停下手里的活，撩起衣襟擦了擦棕红色核桃纹脸上的汗水：俺今年八十九岁啦。那还干这重的活？我不解地问道。闺女，俺出来干活是自愿的，每天除了吃鱼肉就是看电视，时间一长害怕闲出病来。每天出来两趟给石榴松松土、施施肥、浇浇水，权当是活动筋骨消化食。再说，人勤地不懒，石榴也有灵性，原先这几棵石榴结的果实个头小，有点涩，自打俺对她们上心，这几年结出来的果实又大又好。俺儿子在山下开饭店，俺孙子在北京当官。俺常教育他们：种地也罢，做生意也罢，就是当官也一样，只管别生贪心，就能“使得万年船”。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提着篮子上山来了，后面跟着孩子的妈妈。老太太说，那孩子可懂事了，上学的学费都是他自己在课余时间劳动挣来的。春天的时候摘石榴叶晒干了卖做茶叶，夏秋的时候帮着妈妈照着石榴园，小小年纪帮着妈妈造了上百盆石榴盆景呢……

石榴园养育了一方勤劳朴实的百姓，石榴给了孩子们无限的希望。榴花火红的五月应该为她尽情地歌唱。

## 心仪台儿庄

■ 张彬

江北水乡  
运河古城

你是一条奔涌的河  
轻轻托起家乡的舟船  
跃动在绿的胸怀  
抒写古城的美丽

站立在你的城墙上  
看见金灿灿的朝霞  
浸染出徘徊的姿影  
捧一腔似水的柔情  
慰藉英雄土地上的心  
圆了家乡的梦

晓得你很遥远  
又近在身旁  
心愿高抵苍穹  
向往明媚的碧空  
舒散的蓬莲  
留住故乡的温馨和芬芳  
享受收获的感觉和味道

## 夜游古城

■ 庄利达

今夜我独自一人  
重游夜色中的古城  
品读古老的运河的厚重  
再温运河人家的那份质朴  
风起一江渔火  
却荡起我多少愁绪  
这满城风雨又寄托出  
几多乡思  
夜深人更静  
谁能读懂游子的归途  
古城小巷漫长而幽静  
多少路人从这踏过  
千年运河目睹这一切  
包括那一段段缠绵的佳话

路的拐角是教堂  
我不信教  
但依旧在此许愿  
也许多少年后的一天  
与梦中的你谈起昔日往事  
今日的事情会让你欢笑开怀  
共品一杯香茗  
一起翻看昔日那些旧相册  
你说累了  
如同往常一样  
轻轻地  
倚在我的肩头睡去

雨大了  
我沿着小径一个人归去

在多媒体自媒体泛滥、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文学艺术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与冲击。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的何去何从引起了众多的关切。其实文学艺术的强大生命力与包容性不仅不会走向穷途末路，而且喧嚣精彩的世界必定会为其提供新的契机，引发其自身质的飞跃。文艺的功用只能是引导而不是迎合。文学艺术完全可以深入浅出地引导读者、观者，向真善美的心空飞升，而迎合的结果只能使其变得俗不可耐泥沙俱下。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文学艺术也将随机应变。这个“变”意味着，文艺家如何把对于现实的切肤体验与感悟用文学艺术语言最恰当地表露出来。这期间，文学艺术的认知、教化、娱乐功用都应得以强化，而不是留此舍彼。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要求文艺家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有良知、有爱心，并且以一种正义感、责任感，去从事人类的灵魂工程，塑出高尚而又真实的形象来。美丽中国需要美丽心灵，作为美丽心灵的书写者，文艺家们笔下的作品应该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为此，我们呼唤属于这个时代的震撼人心的力作。

“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文学艺术的“真”，是超越于生活之上的艺术的真实，是本质意义上的真。文学艺术应该以其敏感的触角去探寻人类发展、社会进步中的规律性与复杂性，应该以其先验的感知去把握新时代的脉搏，绘出未来的美丽前景。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历史题材了，恰恰相反，站在21世纪的台阶上，居高临下的观照历史上的芸芸众生，思索历史的进程及其带给我们的启示，这不仅必要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历史的可能与限度》是作家曾纪鑫文化大散文的自选集。收录了巨商吕不韦、秦始皇嬴政、汉高

## 栽花种草

读书寄情，寻行数墨，突然于闲暇之余，竟也热衷起栽花种草来。一年四季绿荫盈窗，朱紫当户，阳台便是花圃，盆石即是山林。每年春节之际，盈盈一盆，亭亭水仙，有似佩香荀令、傅粉何宴、临风卫玠、掷果潘安。清明过后，谷雨之前，西府海棠藏娇拥翠，仿佛有叶梅花，馨口钟萼，如赤珠丹霞，蜡雕绢染。五月榴花，绛绡蝉翼，于日光强照之下，眩眼刺目。石榴木本，不唯赏花鉴果，尤宜整顿其形，盘屈其枝，然后栽以方盘或椭圆盆中，树下种石，瘦漏玲珑，与虬枝峭根相映射。夏季茉莉幽香，栀子清芬，暗香虽发自一种，仿佛满室洋溢，沁脾温馨，芬馥浓郁，不独来自于一处。

在榴花似火的五月里，想为石榴唱支赞歌，为她的淡泊名利、随遇而安、荣辱不惊。

素有“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说道，手足长居一室不免会为名为利忘记亲情，干戈相向。石榴则不然，石榴籽是百子同胞，金房玉隔，无论待在一起多久，他们都会依照上仓的安排，中规中矩地坐在各自的位子上静静地成长，耐心地等待。他们蓄积着能量等待着被世界的认可和接受；等待为知己付出和奉献；等待来世的浴火重生。是的，他们不怕艰辛与付出；他们笑对得失和荣辱，因为他们坚信“是金子总要发光”的格言。他们将生命的源藏在坚壳的核心，那不是对强者胆怯的逃避，而是对邪恶理智的回避。

石榴也绅士。她不会学那些赤裸裸锋芒毕露的草莓、樱桃和荔枝，虽然鲜艳一时，但缺乏深度和定力。他们一朝被人漠然视之就会愤世嫉俗，集全身之精华作最后一搏——化鲜美为腐败，遗臭万年。如此这般发泄了自己“怀才不遇”之愤懑，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肤浅和自私。

再看那无私又大度的石榴，艳丽的花朵炫红了五月，千般妖娆博得青睐几多，依然保持谦谦君子之风范，顾不上陶醉掌声和赞美，而是于悄无声息中孕育着

■ 牛飞雁

而我最爱的是一盆文竹，将其置于卧室窗台，朝夕晤对。每日心仪神交，如伴如侣。但见其蓬松披拂，缈若烟霞，绿云扰扰，松针细细，幻想成微缩的仙境，许多高人隐士，譬如竹林七贤、扬州八怪，兰亭集会，曲水流觞。至若八面来财、一帆风顺、幸福树、长寿竹、吊兰、秋菊、芍药、牡丹、金桂、紫藤、芭蕉、翠云、兰蕙、芙蓉，有的给人以幸福吉祥，有的给人以诗情画意。我尤喜山峦奇峻，盈辰盆中，或瓦缶或瓷簋，远近咫尺，适得其体；更采杂花野草荟萃其间，一样地耘草松土，浇水施肥，不分何者尊贵，何者低贱，使山姑村女、皇亲贵胄，共享天泽、同沐甘霖。我又时常幻

■ 梁秀英

成功的果。疾风、迅雷、苦雨不曾对悬在枝头弱小的果有一丝仁慈与怜悯。面对必须面对的肆虐，坚强的石榴啊不屈也不挠。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她让苦难砥砺自己的意志，使其变得更顽强，于困顿中最大限度地汲取自然的能量，壮大成长。而立之年的她越发显得沉稳和厚重，理智地摒弃青涩与稚嫩，渐渐地完善成通体的甘甜和醇美。成熟了，更加低调，面对喧嚣的世界，绝不做半点的张扬。等待为“悦己者”奉献。等得太长久，困倦的时候，张开嘴打个哈欠，稍不留神，一排排晶莹剔透的珍珠玛瑙似的籽粒，撑开了薄薄红唇立刻呈现在外边。她似乎在为自己的“张扬”感到后悔，羞涩的红晕为她满脸的妊娠斑涂了一层光亮的粉彩。而这时，珍珠玛瑙似的籽粒们依然保持谦谦君子的风范，没有争强斗狠，没有急躁冒进的哗众取宠，而是继续队列严整地恪守着那份完美和淡定，忠实地践行着三生石上的约定。

石榴的籽粒是美味甘甜的水果；石榴的皮可以入药；石榴的花和叶可以做茶饮。

石榴曾以其优秀的品质征服了一代艳后杨贵妃。杨贵妃的石榴裙也曾经赢得过大唐臣子的倾心，无数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曾经心甘情愿地拜倒在“石榴裙”下。然而石榴没有半点骄傲和不恭。

石榴，是圣洁的，无求的，随遇而安的。即使上苍把她抛洒在高山薄岭悬崖边，哪怕不曾领受过世人半点施舍，照例是，春

